

平津之战

罗 瑞

PING
JIN
ZHIZHAN

平津之战

罗 瑞



山西人民出版社

平 津 之 战

罗 瑞

责任编辑：罗继长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字数：464 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册

*

书号：10088·823 定价：1.80 元

主 要 人 物 表

- 罗荣桓**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聂荣臻 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
罗瑞卿 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
刘亚楼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长
李 田 人民解放军某军军长
邓卫一 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肖炳虎 人民解放军某部一营营长
徐柏元 人民解放军某部二连连长
潘大栓 人民解放军某部二连三班班长
陈 泽 人民解放军某部二连三班战士
马铁柱 人民解放军某部二连三班战士
李华军 人民解放军某部二连三班战士

傅 菊 中共地下党员，新闻记者

王 宾 中共地下党员
小 周 中共地下党员，新闻记者，傅菊的未婚夫
白居铭 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参谋
陈 颖 中共地下党员，肖炳虎的未婚妻
王若蕾 支前民工团团长，李田的未婚妻
陈祥庆 支前民工团民工

傅作义 国民党华北“剿总”上将总司令，傅菊之父
邓宝珊 国民党华北“剿总”上将副总司令，参加和谈的傅方全权代表
王克俊 国民党华北“剿总”秘书长
李世杰 国民党华北“剿总”中将参谋长
陈长捷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官
杜建时 国民党天津市市长
安春山 国民党第一零四军中将军长
郭景云 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
林伟俦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第六十二军军长
刘厚同 傅作义的幕僚
周北峰 参加和谈的傅方代表
水尘之 参加和谈的傅方代表
黎汉闻 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
侯德垣 傅作义的幕僚

引子

西柏坡。

旭日杲杲，风清气爽。山川着意换装更显峻伟，原野更去绿衣愈觉宽舒。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部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并肩站在宽敞明亮，朴素整洁的指挥室窗前。他们昂首眺望着，视线由浩瀚的太空移到远处的崇山峻岭，移到跟前的村庄，怡然地观赏着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房檐下的金灿灿的玉米和晾晒在房顶上的火红火红的柿子。

毛泽东主席感慨地说：“春华秋实。辛勤播种耕耘的农民终于收获了应得的硕果。”

朱德总司令拿起他们刚刚放下的文件，边翻看着边说：“中国革命也到了收获果实的季节。仅四个月，我们就歼灭了蒋匪军八十多个师，敌我力量消长的速度真叫人高兴。”

毛泽东主席微微一笑，激情奔放地走到案前，展开宣纸，挥

动饱蘸浓墨的大笔写道：

“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刚从门外进来的勤务员小张把一杯茶水放到桌上。当他的目光落到那力劲形秀的字体时，心情激动了，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把那宣纸捧起。

“毛主席，送给我吧。”他望着毛泽东主席慈祥而喜悦的脸庞恳求说：“我要把它贴在天天都能看见的地方，而且马上写信告诉我的爸爸和妈妈，告诉我的乡亲和战友——不，应该先告诉新华社的同志，让他们用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布：我们就要胜利了，中国革命就要成功了！”

“这小鬼。”

毛泽东主席笑了，朱德总司令也笑了，指挥室里的人都笑了。此刻，他们的情绪和心境象阳光一样的明朗，象原野碧空一样的宽舒。

周恩来副主席满面春风地从外面走进来。他的到来，使屋子里的欢乐气氛更加浓厚，更加活跃。他兴奋地对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说：“淮海前委报告，粟裕把黄伯韬兵团歼灭了。”说着，把捷报递给他们。

“好哇。这样一来就由不得蒋介石不跟刘邓、陈粟他们摊牌了，他在那里的二十几个军都得摊上去。”朱德总司令兴奋地把手伸向军用地图上的淮海地区，将一面插在徐州东边的碾庄上的蓝色小旗拔掉，继而指指西北地域，“胡宗南也不行了，只剩下西安一隅。”说着把叉开五指的巨掌往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的地域上一按，“这一坨子，还有五十多万。对于反动派来说，这里已成了军事孤岛。”

周恩来副主席边踱步边说：“据地下党报告，傅作义去南京两天了。估计是蒋介石要下决心放弃华北，把他召去密商南撤的事。蒋介石收罗不出兵来了。他在东北一败，失去了三个美械化王牌兵团四十七万余人。现在淮海战场上又失去了近二十万人，困境日甚，四面楚歌了。为了反动政权能够得以苟延残喘，他不得不着手经营所谓江南防线。”他把目光移向地图，继续说：“但长江中下游只有四十一个师，白崇禧的二十三个师必须布防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只剩十八个师，力量太弱。蒋介石只好从傅作义和胡宗南两处打主意。而胡宗南只有三十一个师，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这样，就只剩傅作义了。所以，蒋将会牢牢抓住傅不放的。”

毛泽东主席语调坚定地说：“不能让傅作义跑了。这几十万敌人要是逃掉，我们往后还得劳师远征，费时费事。”他毅然决然地一挥手，“命令东北野战军入关，组织平津战役消灭他们。”他看着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继续说：“可是，东野主力离平津地区一千五六百里，加之大战方罢，部队疲劳，需得争取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才好。因而，留住傅作义成了关键。”

周恩来副主席说：“傅作义的本意，不愿不战而放弃华北南撤。他是想在固守华北中做一番事业的。实在不行则可能跑回绥远。”他语音明朗清晰，每字每句都显示着对分析对象的透彻了解。

朱德总司令略作沉吟，说：“利用傅作义的野心，先麻痹他，然后出其不意攻其要害，转移他的注意力，掩护东野秘密入关。”

毛泽东主席兴奋地说：“好，就贵在麻痹和出其不意上……”他沉思着边踱步边说：“这两条，第一条容易些，第二条相当困难，但也可以做到。在反动派那里，我东北野战军是遭到‘重

创’了的，要恢复元气得相当时间。敌人对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恩来同志，朱总的这个‘出其不意’的第一步可是关键啊。兵少没把握，兵多又不可能。这得依仗奇谋啦。”

周恩来副主席对着地图沉思，没有马上回答。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目光移到周恩来副主席凝神的地方停了一瞬，同时沉吟有顷，又同时乐了：

“傅作义的长蛇阵有意思哩。”

周恩来副主席抬起头来，“既然是蛇，那我们的第一下子就打它的七寸。”说着，手里的红蓝铅笔往平张铁路线间一指。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相视一笑，同时颌首。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的雏型已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

周恩来副主席接着说：“程子华兵团已经按军委的命令秘密进关了。可令他和杨罗耿、杨成武共当此任。至于具体部署和打法，我想打电报跟聂荣臻同志商量一下，拿出一个妥当的办法来。荣臻同志对华北敌情了解得比我们更详细更具体，对傅作义其人也熟悉。”

毛泽东主席深谋远虑地说：“这办法必须要管到东北野战军主力抵达平津塘地区。恩来，傅作义跟蒋介石矛盾很深，其他方面亦不同于蒋系的将领，他在抗日战争中是为民族立过功的，曾一度拥护过我党关于抗日的主张。他为人也还算正直，有头脑。考虑问题时，请把这些特点放在重要位置上。”

周恩来副主席神会地一笑，“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傅作义跟 we 们和谈？”

毛泽东主席颌首微笑。

朱德总司令说：“如此说来，得先消灭傅作义的基本队伍。”

毛泽东主席说：“对，逼和。围绕着‘逼’字作文章。争取让傅作义给国民党的其他将领，尤其是非蒋嫡系的将领做个榜样。”

朱德总司令沉思着说：“要达此目的，除了出敌意料的军事行动外，还需随时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把握住他的思想脉搏。可是这样似乎难度较大。”

周恩来副主席胸有成竹地说：“可以办得到。北平地下党是有力量的，傅作义的亲属中就有我们的党员。”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眼睛都闪出了兴奋的光芒。

统帅们又一次笑了。只有把握在手，稳操胜券的人的笑声才会这般爽朗，这般豪迈，这般欢快和激悦。

北平南苑飞机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十分森严。停机坪旁，人来人往，唧唧喳喳，宛若闹市。

“小姐，你的好莱坞……”

说话的人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秘书长，叫王克俊。他指指身旁那个容貌俊俏、穿戴时髦的青年女记者手里的照相机，“都准备好了吧，可得要好好给你爸爸照上几张呵。”

女记者笑盈盈地说：“放心吧，秘书长，我会尽职的。”

王克俊拿起望远镜，面向南天，引颈翘望。

空中，灰蒙蒙的铅云不断移动，增多，西下的夕阳很快就被蒙上，吞没。寒风卷着干燥的沙土、秽物漫天翻滚飞舞。

王克俊忧郁地说：“这天要变啦，真突然。”

女记者说：“了解其内在规律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她理理镁光灯的背带缓缓踱向一边，心里琢磨着：见到父亲后怎么办？他在想什么？我怎样才能知道他脑子里想着的东西……

“王秘书长。”一个银须飘然，穿戴迥异于众人的老头子蹒跚地凑上去，“怎么还没有到，他什么时候从南京起飞的？”

“按说半小时前就该到了。”王克俊头也不回，依然凝眸天空。

那老头子抓着长须小声嘀咕：“不会有什么变故吧？这鬼天气也真是的……”

“象这样的气候变化不会给飞行带来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架号称‘空中堡垒’的座机是美国盟邦最近赠送的，在安全问题上不必过虑。最令人担心的是……”王克俊放下望远镜，左右顾盼了一下。当他确信身边没有其他人时，才接着说：“侯老，南京复杂呀……”

“三天啦，这三天真叫人难熬……”王克俊不由得想起与傅作义分手前的情景。

“这个时候……那么急着要你去……我总觉得有点蹊跷……内中是否……”王克俊把傅作义递给他的蒋介石要其火速去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的电报放在茶几上，缓慢地不停地摇着脑袋，说一句，停下来半天再说一句，声调深沉，神情忧郁。“他从东北战败回来，路过这里的时候不是把他的‘军略’，‘大计’一类的主张反反复复地讲了多少遍吗？还不就是那些玩艺儿，共产党又没有打到南京，哪儿来的那么些个‘紧急’？”他对蒋介石非常不满，越说火气越大。“难道他又想出了什么‘万全之策’不成？他要是如此足智多谋，就不至于在东北败得那样惨啦，一个月之间丢掉了三个美械化兵团……”

“克俊，别的不必多言了。”傅作义沉思着打断了王克俊的话。“我找你商量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他的用心。”

“居心叵测。以我之管见，不去。就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也十

分紧急，离不开。”

“去还是要去一趟的，他是最高领袖，一国之尊啊，好歹我们跟着他干了这么些年……”

“可是前几次，尤其是那天，他面对面责令我们办的事情，我们却一点也没有办呀。他那十三‘太保’^①的耳目……如今徐蚌前线吃紧，谁知道他会打什么主意？”

“伤脑筋的就在这上头。”傅作义的声音很低，神色有点徬徨。

王克俊说：“为稳妥计，还是不去的好。李济深、胡汉民^②可是前车之辙呀……”

“来了，来了——”停机坪旁突然响起一阵喊声。

王克俊连忙端起望远镜。“嘿，真的回来了！”他惊喜地一蹦老高，把扒在肩头上给他指示目标的副官撞了个趔趄。可他一点也没有察觉，三步两跳地向人群走去。

“诸位，请雅静。王副官、李副官，快整队。”

队伍站好。

左面，两排文官，或皮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穿戴讲究、豪华。就是高矮肥瘦很不整齐，还有弯腰曲背，歪头侧脑的奇形怪状，更使人扫兴。

右面，三排青一色的武夫，戎装笔挺，马靴雪亮，给人以威

①太保即王子之意，这里指的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十三个主要头目，因为这些特务头子都把蒋介石当作皇帝老子，所以他们十三人也就成了王子，亦即太保。

②李济深，广东军阀。一九二九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被蒋扣于南京汤山。胡汉民，国民党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一九三一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得罪了蒋，被扣于南京汤山。

武豪壮的感觉。尤其是站在前边的那行队伍，黄色的呢子军服，肩章帽徽武装带，样样俱全，显示军阶的梅花牌锃亮夺目，很是突出。好像是故意显示这伙人特别似的，他们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呆若木鸡，犹如泥胎佛像，与他们考究的着装很不协调。在那堆满面春风的文武官员中更是迥异。

王克俊的目光在这些人当中停了一瞬。“这些中央军无礼太甚。”他气恼地想着正待发作，飞机已经驶到跟前戛然停住。他再也顾不上旁的了，只是瞪大眼睛出神地凝视着徐徐启开的舱门，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痴痴地等待着，好象在等待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又好象非如此，他要迎迓的人就会突然腾空飞去，或者永远不会出现似的。

“咔嚓！”机舱门终于全开了，但它仿佛忽然间变得窄小低矮了许多。傅作义的身躯几乎将它塞填得满满当当。

“总司令的块头真大。”欢迎队伍里，一个第一次见到傅作义的官员惊讶地嘀咕。

傅作义钻出机舱门，在弦梯高处向人们挥手致意。此刻，没有见过他的人都看清了：黑红的脸膛，神色安祥，深沉。明亮的眼睛，有神，但冷峻。一看就知道这两扇心灵的‘窗户’是高深严谨的，轻易不把内心的秘密向外界展示。高高的鼻梁端端正正地长在脸盘的中央，与长得恰到好处的方口大耳构成了一副威武严肃的相貌。然而，生人乍一看去，并不会觉得他可畏，反倒要认为他平常随和。他太不注意修饰容貌了，也不惯于端架子，面露锋芒。他笑容可掬地挥动胳膊：

“先生们，战友们^①！你们好，谢谢你们！”他的嗓门真

^①在傅作义的部队里，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士兵之间互称“战友”。

粗，声音宏亮得足以传出数里开外，不但给人以刚和力的感觉，还会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他道过问候，嘴唇便象两扇大门那样很快合上了，仿佛害怕什么珍贵的东西会混夹在微笑中外溢一般。那线条分明的挂着笑态的嘴角好象在骄傲地向生人宣布：这里是严实的，尤其是紧要关头，谁也别想随便从这里掏出话来——那种时候呀，打这儿发出的声音跟金子一般昂贵哩。

王克俊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直到傅作义走到他的身边，才舒了口气，小声说道：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总算回来了！”傅作义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在同王克俊握手的时候深切地注视了对方一瞬，表情复杂极了。这些，女记者的照相机都忠实地记录下来。自傅作义从机舱出现，镁光灯就连续地对着他和他的握见者闪着光。

“诸位，”傅作义松开王克俊的手，瓮声瓮气地向着文官武将们打招呼。听声音，他患了感冒，而且相当严重，鼻子一点儿也不通气。“你好，李司令。你好，石司令。陈将军，多日不见你，好象发福了……”他首先来到那群穿呢子军服的军官面前停下来，一个个地握手，关切地问寒问暖。他的说话不时引出阵阵幽默风趣的笑声，比亲朋挚友久别重逢还要喜庆十倍。

“二位司令，”傅作义扭过脸来对跟随他右侧的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和第九兵团司令石觉说：“蒋总统对华北军政事宜采取了战略性的措施，并作了许多具体的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打算很快开会商讨执行之计划，恳望二位届时多献良策，支持我完成总统的重托。”接着，对所有迎迓的文武官员挥挥手，“诸位请回。”便径向一辆很不显眼的美式吉普车走去。

“他怎么坐那个破车子？”一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少将看看自

己的黑色小卧车，有点惊奇地小声问道。

“傅总座从来不坐高级卧车。”一个身穿黄布军装的中校副官从少将面前走过，一阵风似的跑到傅作义的前面，把吉普车的车门打开。

少将不解地看看吉普车，又看看傅作义。这时，他才注意到傅作义的穿戴着装：黄布棉帽，黄布军装，黑平布鞋，不带军衔，腰扎一条普通士兵用的皮带，衣领和兜口的单布皱褶不平。“十足的大兵一个。”少将暗地里嘀咕了一声，心想：“这么个土里土气的人是怎么当上镇守半壁河山的三军统帅的呢？”他觉得是一个谜。

“爸爸。”女记者亲切地喊着跑到傅作义的跟前。

傅作义这才看清拍照的记者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刚刚冷下的脸立即泛出和蔼喜悦之色，“菊子，你也来啦！”

“刚从天津回来，听说您……”

女记者傅菊还未说完，王克俊就搭话凑趣儿：“新闻工作者的腿就是快么。”

“不，我是专程来看爸爸的。爸，当心。”傅菊一手搀住父亲的膀子，一手伸到车门框上护住，小心地把父亲扶进汽车，

“爸，您一路上累了，这就回家啦。”

“好，快……”傅作义正要招呼女儿上车，瞥见了旁立的王克俊，忽然想起了什么，改口道：“我跟你王叔叔有点事，要去司令部。”

女儿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要写新闻，得问你事呢。”

傅作义说：“不要登报。你先回家吧，我一会儿就回去。”说着命令司机：“走。”车轮滚动。

傅菊无奈，怏然离去。

汽车开动了半天，王克俊也没有跟傅作义说话，只是深情地注视着他的长官。傅作义半躺在座椅上，张着嘴巴呼喊呼喊喘粗气儿。嘴唇边上黑里发黄的胡茬子不停地掀动着，活象一根根倒插的老松针。他双眼微合，眉心略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真算得上个无赖，净耍码头。”又过了半天他才吭了这么一声。王克俊嘴唇动了动，没说什么。这个时候，他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傅作义的心思摸透。

忽然，一丝不易被人发现的微笑，在傅作义的嘴角一闪，“这次总算没让他捞到什么便宜。”

看见傅作义高兴，王克俊的情绪也活跃了，“总座能返回北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傅作义说：“要这么讲，咱们的胜利还不算小，从即日起要总揽华北的党、政、军、财、文大权了。”

“什么，党政军财文大权都弄来了？总座，侯老的话不错呀，‘华北有傅作义一朝’……”

“孰喜孰悲尚难预料。”傅作义淡然地瞥了一眼眉飞色舞的王克俊，“蒋先生的这着棋儿……我们得商量个妥善的对付办法。”